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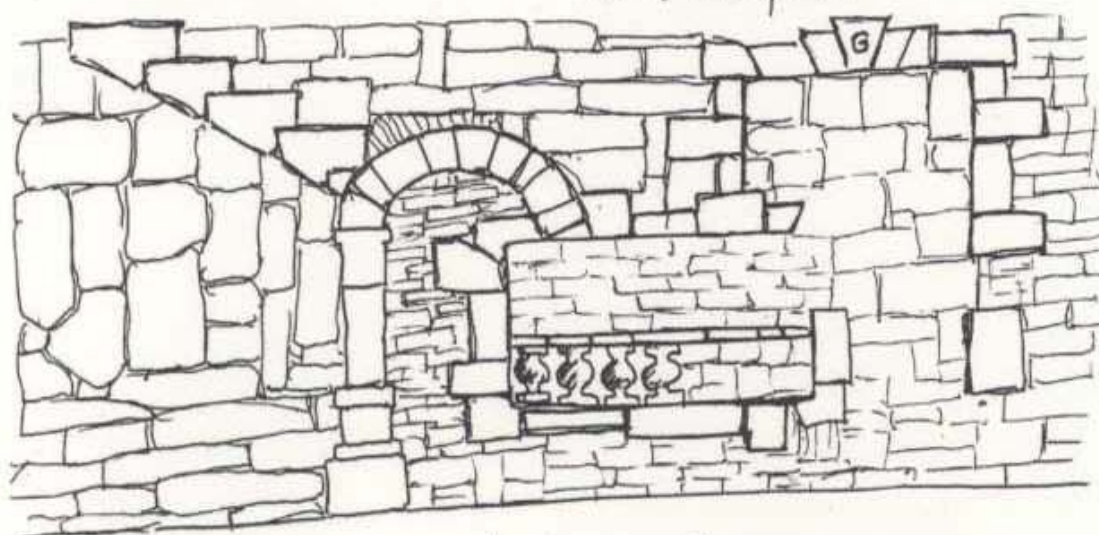
Alain Robbe-Grillet

阿兰·罗伯-格里耶

(suite)

0.3
A

La prison à vestiges de la prison aux courtisanes
sur le quai: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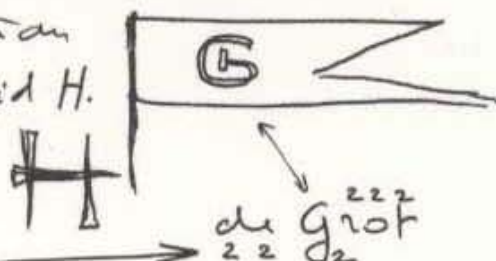
C'est l'homme du bateau
L'enfant s'appelle David H.

avec forme:

Le peintre:

Robert de Berg

1 1 1 1 1 1



[Robert Bob Grotberg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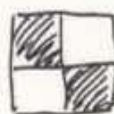
Le Règlement en 5 points de la prison

Sur la gravure n° VI (?) Le tramway
porte deux nos ≠: (4) et 21 (4x7)
et le (4) se à l'envers.

Chapeau des enfants:



signal



4 barreaux 11.1 11.1 (ou colonnes)

一座幽灵城市的 拓扑学结构

郑永慧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学结构 / (法) 罗伯 - 格里耶 (Robbe - Grillet, A.) 著; 郑永慧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6

(午夜文丛)

书名原文: Topologie d'une cité fantôme

ISBN 978 - 7 - 5404 - 4958 - 2

I. ①—… II. ①罗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法国 - 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5661 号

外版图书登记号: 图字 18 - 2009 - 095

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学结构

阿兰·罗伯 - 格里耶 著

郑永慧 译

责任编辑: 唐 明 谢不周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5.25

字数: 80,000

ISBN 978 - 7 - 5404 - 4958 - 2

定价: 15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 - 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罗伯－格里耶作品选集 9

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学结构

阿兰·罗伯-格里耶

一座幽灵城市的 拓扑学结构

郑永慧 译

ALAIN ROBBE - GRILLET
TOPOLOGIE D'UNE CITÉ FANTÔME

© 1976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76 年法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目录

卷首语.....	9
----------	---

第一空间：建筑一座成为废墟的庙宇以供奉女神瓦纳德

I 在繁殖的牢房里	15
II 外边，阴影扩大了	23
III 石块和尖刀	27
IV 铭文	33
V 装运祭品的船	37
VI 幕间休息	45
VII 假定大卫·G 在这里诞生	53

第二空间：为了一个平静的住所而重复进行的上升运动	6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空间：建筑一座已成废墟的庙宇（续完）

I 瞄准	79
II 戏剧性的变化	85
III 设计的临时草图	91

第四空间：被监禁在窗户与镜子之间的未成年少女的梦想

I 一边等待一边虚情假意地到处游荡	101
[宽限的日期—双影—温和的越狱—还原为两个人—为着自娱的清白—小学女生—已经太炎热的春天—向停着的鸟射击—放松自然—液体睡眠]	
II 传授宗教奥义的第二学习阶段.....	108
[装模作样—可疑的身份—游戏规则—香味—雨前的阵风—在僵化的大自然里—魔鬼打瞌睡—变形与升天—穆斯林后宫的魔法—神奇的森林—现在这儿有的是爱情—以后怎么样]	

第五空间：杀人犯在追踪我

I 取消的折回	123
II 宗教仪式	129

III 带喊声的风景·····	137
IV 古代文物展览·····	143
V 有双层底的祭坛 ·····	149
结尾·····	162

卷首语

在我入睡以前，这座城市，又一次……

再也没有任何声息，没有喊声、没有车辆行驶声、没有遥远的喧哗声；也没有一丁点儿较明显的轮廓，使人可以看出在这些连续的景物中，有任何不同和起伏的地方。在这里，连续的景物就是房屋、宫殿、林荫道。不停地向前推进的雾，每小时更浓密一点，早已将一切都淹没在半透明的气体中，使一切都静止不动，一切都朦胧暗淡。

在我入睡以前，这座毁灭的城市，还顽强地存在……

现在，我是独自一人。夜已深了。我还在守夜。下雨以后，大火以后，战争以后，这是最后一班岗。我还在透过无限厚的白色冰块倾听那些早已不存在的极细微的声音：烧毁了的墙垣的最后折断声，从裂缝里流下来的一缕灰烬或者尘土，水从地窖拱顶的裂缝里一滴一滴

地滴下来，一块石头从一座宏伟建筑物洞穿的正门上脱落，蹦蹦跳跳撞在檐口上，然后滚落到地上，同其他石头混在一起。

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声息，没有撞击声，没有折断声，没有遥远的喧哗声，在我入睡以前，也没有一丁点儿可以看得清楚的轮廓。

在我入睡以前，这座城市又一次矗立起来……这是清晨。这是黄昏。一个完全裸体的年轻姑娘正在她的房间里，面对着一面带点乳白色的椭圆形镜子梳头，她的金黄色长发在镜子里映照出来。在她的背后，房间深处，黑暗中，另一个少女仰天躺着，浑身赤裸，四肢摊成十字，整个躯体横躺在一张十分低矮的沙发中，压着凌乱不堪的床单。同梳头的少女一样，她有同样苗条的身躯，同样光滑的肌肤，同样的嘴巴，同样睁得过大的大眼睛，同样散开在脸颊周围的长头发，脸上挂着同样难以捉摸的微笑，仿佛它被毫无理由地遗忘在那里，作为暴风雨前某种欢乐的失落的见证。

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了，没有喊声，没有窸窣声，没有遥远的呻吟声，没有爱情的甜言蜜语声。那件死亡的武器，寒光闪闪的宽刃刀子，在那间被遗弃的房间里，干枯到连眼泪都干了。现在经过毁坏以后，我就在这间房间里逐步进入无梦的睡乡。我在那里。我曾经在

那里。我回忆起来了。

在我入睡以前，这座城市又一次矗立在我的苍白、衰老、疲惫的脸前；它高高地矗立在我面前，十分遥远地矗立在我背后，四面八方都有，一望无际，都是些被烟熏黑的断垣残壁、支离破碎的雕像、扭歪的废铁、倒塌的立柱，破碎的巨大柱身躺在废墟中。我孤单一一人。我漫无目标地向前走。我仿佛盲目地在残瓦破片中漫步，这些残瓦碎片过去是帝王的宫殿、公共建筑物、大酒店、赌场或者妓院、剧场、庙宇或者喷水池，现在已经不可辨认了。我在寻找什么东西。天开始黑了。这真是一座监狱吗？我觉得不太像。

可是我现在倒的确的确是在这座富有特色的建筑物前面停下来，这座厚实笨重的建筑物几乎丝毫没有受到损害，大概是由于它有厚厚的墙垣而墙上又没有或差不多没有窗户的缘故。沿着极高的表面看来像石砌的墙壁，有一条宽阔而荒凉的人行道，道上植着一排老树，我相信这是栗树。房间的窗户开向这条安静的林荫道，恰好面对着教养院那个身材修长、浑身赤裸、正在用缓慢的手势梳着头发的少女，只要向左走一步，朝那扇目前由于天热而半开着的小方格玻璃窗走去，就能看见教养院。

不过她只是把眼睛在镜子的混浊镜面上挪

来移去，而且再一次将她的蓝眼珠牢牢地盯着她的背后凌乱不堪的床，床上陈列着那具被剖腹开膛的尸体，流出来的血已经在白色的被单上凝结，也凝结在更低矮一点的地面上，地面是黑白格子相间的老式大理石。

透过布满灰尘的窗玻璃，或者从两扇合不拢的门板的缝隙间，可以看见屋外林荫道的另一边，看见静止不动的栗树的茂密树叶，有时通过叶丛还可以看到专门收容未成年妓女的教养院的笔直墙垣。不过在耀眼的亮光下，什么也没有了，既没有监狱，也没有庙宇，更没有妓院，只有红色的雾，雾里连续不断地有一队队的绵羊走过。

在我入睡以前，这座城市又一次在我闭着的眼睛前面，矗立起它的烧焦的墙壁，墙上有假窗和面向不知何处的洞开的炮眼。外面是灰色的天空，平淡无奇，没有人的房间里连鬼魂也被撵走了。暮色越来越浓。我摸索着走近来，我把手按在冷却了的墙壁上，我用宽刃刀子的刀尖在墙壁的片岩上刻画，现在我写的是建筑两个字，画得非常逼真，这是想象中的建筑物，我拿来给一位未来女神的废墟作为名字。

第一空间

建筑一座成为废墟的庙宇
以供奉女神瓦纳德

I

在繁殖的牢房里

头一眼就叫人震惊的，是墙的高度；那些墙太高了，同人的身材比较，显得特别高大，使得这样一个问题根本不必提出：它的天花板到底是有呢，还是没有？对呀，那些墙特别高大而且都是光秃秃的，没有装饰。那三面看得见的墙壁，构成这个长方形牢房的底层和两边；这个牢房是长方形的，也许是方形的（很难确定，因为受到透视的强烈影响），也有可能是立方体的（这样又要引起是否有天花板的问题），它的三面看得见的墙壁，尽管方向各有不同，却都是同样的白色，同样灰暗无光，没有任何凸起之处，唯一明显的变化，只是四个窗口——两侧墙壁中间各开一个，另外两个开在最里面的墙上，位于其长度的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的地方——此外还要加一张淡蓝色的告示，张贴在这面墙的中轴线上。这五件东西都作长方形，面积相等，尺寸相同——看上去（或者准确地）长度是宽度的两倍